

《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二题

李晓黎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安徽阜阳, 236041)

摘要:《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是价值最高的宋诗宋注之一, 历来为学界所重视。但对于李壁注对王安石诗歌艺术层面的触及和讨论, 学界重视仍然不够。一方面, 李壁对王安石诗歌师法韩愈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体察, 于注文中多有表露, 这是尤其不应当被忽略的; 另一方面, 李壁注诗, 意、艺并重, 在解释名物、典故以及补充本事的同时, 谈诗论艺的倾向尤其突出: 他不但大量摘引宋诗话的内容, 还常常通过比较的方法, 对王安石诗歌的句法、对仗、用字等方面进行灵活、简洁的艺术评价, 提升了诗注的艺术趣味, 增加了诗注的弹性, 给原本呆板、生硬、枯燥的诗歌笺注注入了活力。

关键词:《王荆文公诗李壁注》; 王安石; 李壁; 诗注; 诗话

中图分类号: I2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2)02-0149-04

《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是价值最高的宋诗宋注之一^①。对于此注本, 近几年, 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如江汤浩《李壁注荆公诗考论》、王友胜《论〈王荆公诗笺注〉的学术价值与局限》、周焕卿《试论李壁对诗歌笺释学的贡献》、巩本栋师《论〈王荆文公诗李壁注〉》等论文, 从注释时间、注释特点、文献价值以及版本考证等不同角度, 对李壁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其中, 周焕卿的论文, 从以史证诗、探求诗歌旨意、以文学角度来评论诗歌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三个方面, 总结了李壁对诗歌笺释学的贡献, 对读者颇有裨益。但是, 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发现, 李壁注对王安石诗歌艺术层面的触及和讨论, 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 都比周文所述更加丰富, 也更加引人注目。

一、李壁对王诗师法韩愈的体察

无论是人品学术还是诗文创作, 韩愈在宋代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如欧阳修不仅盛赞其为人, 亦明确地以其为师法对象, 重点学习韩诗“无施不可”^[1]的笔力。然而, 王安石却与时人迥异: 他于人品、学术等方面一反宋人常态, 大力贬斥韩愈, “不以退之为是”^[2]; 同时, 又在诗歌创作上暗暗师法退之。这一点, 经过明清以来文论家的揭示, 今已一目了然。但是, 在当

时, 大家看到的则是一种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荆公贬斥韩愈的道德文章, 对其颇多微词; 另一方面, 荆公诗中又会“奇怪”地频频袭用韩愈的诗文。这种前后不一致, 宋人已表示疑惑:

王荆公以“力去陈言夸末俗, 可怜无补费精神”薄韩退之矣。然“喜深将策试, 惊密仰檐窥”, 又“气严当酒暖, 洒急听窗知”, 皆退之《雪》诗也。荆公咏雪则云: “借问火城将策试, 何如云屋听窗知”, 全用退之句也。去古人陈言以为非, 用古人陈言乃为是邪?^[3]

一席话道出了荆公对于退之在鄙夷与袭用两种态度之间的扞格齟齬。遗憾的是, 宋人止步于此, 没有继续追问下去。所以, 终宋一朝, 虽然荆公诗歌的艺术水准和成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其对唐诗的重视与选编也是宋人议论的话题, 但其与韩愈之间的师法关系却被淹没在他独树一帜的“排韩”的声音之下, 鲜有人能够点及。因此, 在这样的背景下, 李壁对荆公诗师法韩愈的体察与认识就显得尤其珍贵。

李壁对荆公诗歌进行笺注, 明显受到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历”理论的影响。他在《次韵酬龚深甫二首其二》“他日杜诗传渭北, 几时周宅对漳南”句下注云, “宋刘绘、张融、周颙, 一时胜士, 皆居连墙, 故朝野为之语曰: ‘三人共宅夹清漳, 张南周北刘中央。’以‘渭北’对‘漳南’, 所谓无一字无来处”^[4], (下文所引皆出自此书, 不再一一注明)可见其极尽可能地追索每一首诗中字、词、典故的来历, 相信它们都源自于对前人

的继承。从这个角度来说,李壁具备了体认荆公诗歌以韩愈为师法对象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李壁同样发现了荆公对韩愈的双重态度,所以,面对荆公在诗中对韩愈过于随意的贬斥,他能够保持足够的清醒和独立的姿态。如《和董伯懿咏裴晋公平淮西将佐题名》一诗中,“退之道此尤雋伟,当镂玉版东燔柴。欲编诗书播后嗣,笔墨虽巧终类俳”四句对韩愈贬之过甚,李壁却能于注中,对退之之文的地位和成就予以维护:“余尝以《淮西碑》诚所谓‘编之《诗》、《书》之侧而无愧’。类俳之说,殆非至公。”《韩子》一诗是荆公对韩愈矛盾态度的集中体现,而在此诗中,李壁对荆公的批评也更加地直接和有力,“公讥韩愈而用其语,但异乎一字”,此乃“好诋之过”也。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荆公用昌黎诗”条中明确指出“荆公诗语之自昌黎沾丐者,不知凡几”^{[5](69)},并归纳出偷语、偷意、偷势三种不同的方式。这一论断为学界认同并广为引用。钱先生在举例论证的时候,以李壁注为参照,指出不少地方李壁没有注出荆公对韩愈诗歌的取法。必须指出的是,钱先生当时看到的是经过刘辰翁删节的元刊本,其保存的李壁注要比今天能看到的蓬左文库本少了近一半,所以,钱先生的举证,有些地方一语中的,如《再用前韵寄叶天启》“微言归易悟,捷若髭赴镊”句,李壁未能注出此比喻本自昌黎《寄崔立之》“连年收科第,若摘颌底髭”;有些则受到了版本的局限,错怪了李壁。关于这一点,巩本栋师在《论<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文末,已经论及:“清代以来学者对李壁注的补充和修正,都是在被刘辰翁删节后的李注的基础上进行的,现在看来,由于朝鲜本的回流和残宋本十七卷的重现,在这些学者所作的补充和修正中,就都有一些是不必要的了。如钱锺书先生曾在《谈艺录》中对卷二七《重登宝公塔》‘应身东返知何国’一句做过补注,其实,残宋本中对此是有补充注释的。”^[6]巩文的举例针对的是残宋本,而在本文所依据的蓬左文库本(即朝鲜本)中,同样能找到相似的例子。如《谈艺录》“荆公用昌黎诗”条云:

《元丰行》曰:“田背坼如龟兆出”,此荆公得意语也;故《寄杨德逢》又曰:“似闻青秧底,复作龟兆坼。”《后山诗话》记山谷论荆公诗“暮年愈妙”,即称此语,以为前人未道。不知昌黎《南山》诗形容山石荦确,即曰:“或如龟坼兆,或如卦分爻。”^{[5](69)}

事实上,蓬左文库本中,李壁不仅于此句之下明确注出退之《南山》诗“或如龟坼兆,或如卦分爻”之句,而且,他还在同卷《寄德逢》“遥闻青秧底,复作龟兆坼”句下指出,“陈后山谓公诗(此句)乃前人所未

道。然退之《南山》诗,已有‘或如龟坼兆’之句”,与钱先生所言如出一辙。其他如《孔子》《怀钟山》《寄孙正之》等诗皆是如此。

所以,以蓬左文库本为底本,重新进行审视,我们可以发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李壁已经留意并体察到荆公对退之诗歌的重视与学习。

对于这个发现,他通过两种方式来表达。第一种方式是不直接点明,只是在具体诗句下,系上韩愈相关的诗句或文句。把它们维系在一起的,是对某个词语的借用、对句意的仿效,或者是句法、格律的延续,与钱先生总结出来的偷语、偷意和偷势三种类型完全吻合。这方面的例子在李壁注中不胜枚举,俯拾即是。第二种方式是明确指出荆公对退之诗歌的借鉴与取法。大的方面,李壁在《奉酬永叔见赠》“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句下,非常清晰地道出荆公对韩文的态度:

河东王俦尚友尝为予言:“观介甫‘何敢望韩公’之语,是犹不愿为退之,且讥文忠之喜学韩也。”然荆公于退之之文,步趋俯仰,盖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其言若是,岂好学者常慕其所未至,而厌其所已得耶?

虽然其结论落实在荆公对韩文的继承,但如此坚定且通达的认识,已经超越了时人,如韩子苍为荆公对韩愈的矛盾态度所牵绊,力图通过还原“吏部”为谢朓而非韩愈以解释此句,这就为李壁把目光投向诗歌的领域,埋下了伏笔。于是,李壁看到了荆公以文为诗的特点并非空无依傍,而是自有其渊源。他在《读墨》题下注云:

友人宜黄李耆尝云:“介甫《读墨》诗,终篇皆如散文,但加压韵尔。”意以为诗益散,古无此体,然如韩公《谢自然》、《谁氏子》诗已如此。

很明显,他认同了荆公以文为诗的创新性和重要性,并将这一特点与韩愈联系在了一起。小的方面,李壁指出了荆公对韩诗句法、句意、句势等方面的具体的继承。如他在《一陂》诗下注云:“后一联,即退之‘青罗碧玉’之体。”《一陂》为七言绝句,后两句为“周遭碧铜磨作港,逼塞绿锦剪成畦”;韩愈“青罗碧玉”之体是其赞美漓江的名句“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虽一为七言,一为五言,但在句法以及句势上,二者显然一脉相承。再如《寄吴冲卿》“易称动不括,传论大明服”句下,李壁注云:“退之诗‘礼称独学陋,易贵不远复’,公仿此。”指明了荆公对退之句法的学习和模仿。同样,在《送子思兄参惠州军事》“试观驰骋人,意气宇宙窄。荣华去路尘,谤辱与山积”句下,其注云:“韩诗:‘君看一时人,几辈先腾骧?’又‘欢华不满眼,疾责塞两仪。观名计之利,诎足相陪裨。’公诗近类此。”

指出诗意上的继承。而在《清风阁》末句“况是使君无一事，日陪宾从此倾觞”之下，其注云：“‘此’字，如韩公诗‘逢公复此著征衣’之‘此’。”从更小的细节出发，留意到了二者在用字上的相似之处。

所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对荆公诗取法韩愈，在宋以后的诗论家明确将此点总结出来之前，李壁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体察，并在注释中有或明或暗的表述，这一点尤其不应该为学界所忽略。

二、李壁意、艺并重的注诗特点

在今存的几种宋诗宋注中，李壁注谈诗论艺的倾向表现得尤其突出。李壁注做到了意、艺并重。学界对此有所留意，但关注仍未够。

本文以为，这一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李壁注频繁地摘引宋诗话中的内容，将其作为自己的论据或者观点。当然，摘引诗话，是宋诗宋注共有的特点，但是，不同于其他注本中的寥寥数条或是偶尔出现的惊鸿一瞥（前者如胡稹的《简斋诗笺》，后者如郑元佐的《断肠诗笺注》），李壁对宋诗话的摘引，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足以让人印象深刻。据笔者统计，其所摘引的诗话至少包括了以下十余种：《西清诗话》《王直方诗话》《苕溪渔隐丛话》《潘子真诗话》《石林诗话》《高斋诗话》《许彦周诗话》《蔡宽夫诗话》《漫叟诗话》《诗话》《唐子西语录》《艺苑雌黄》《后山诗话》《冷斋夜话》。虽然小部分的引文谈的是诗歌创作的背景、本事或者是诗人的仕宦、生平，但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谈诗论艺。不仅如此，李壁还摘引了不少当时人讨论诗歌的言论，并且对他们的观点作出进一步的发挥，此点上文已经引及，在此不再赘述。

其次，李壁常常对诗歌进行灵活、简洁的艺术评价。这些评价多是只言片语，散落在各处，犹如草丛中的露珠，能够给读者带来清新、惊喜或会心的一笑。

荆公涉猎极广，经史百家，佛道小说，无所不观，故其诗歌取材亦广，所以，李壁注的重点自当是还原历史背景、确定诗歌旨意、探寻诗中典故。但同时，李壁于艺术方面亦颇为留意。细读一过，我们可以发现，李壁对荆公诗的句法、对仗与用字三个方面，屡屡投以关注的目光。他经常在某一诗句下注出此句沿用了何人或者何种句法，如“用《九歌》句法”、“唐人多有此句法”、“（与乐天）句法绝相似”、“（《滕王阁诗》）

即此句法”、“（卢纶诗）即此句法”等。对仗是李壁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他或是肯定荆公诗歌，无论古体还是律诗，对仗皆精致工巧：《送张宣义之官越幕二首其二》“洲荻藏迷子，溪篁拥若耶”句下注云：“‘耶’以对‘子’，见公诗律之精。”《次韵约之谢惠诗》“已无姑溪寺，何有江令宅”句下注云：“‘姑溪’对‘江令’，公于古诗亦求工如此。”或是通过对具体诗句的比较，指出前人对仗不若荆公，如《次韵酬宋芑六首其三》注云韩偓对仗不如介甫精切，《和杨乐道见寄》注云乐天对仗不及介甫之工；或是点评荆公对仗的艺术特色，如《答许秀才》诗中“漂母”对“樵妻”之“甚工”，《小姑》诗中“飞琼”对“弄玉”之“奇甚”等。至于对用字的关注，李壁则常常以总结性质的口吻进行表述。如对《黄菊有至性》诗中的“至性”二字，他通过举例，指出其“多以言孝”；《寓言十五首其六》拈出“莛芒”二字，指出“公一再用之”；《江上二首其一》总结古人多用“半”字，并举《战国策》、谢灵运诗、韩文以证之；《和平甫召道光法师》诗中指出贾岛、郑谷诗爱用“僧”“鹤”二字并分析其原因；《江宁夹口三首其一》则点出“转”字妙甚，极大地提升了诗境，并以此为依据，判定其他版本以“转”为“白”，是错误的选择。

最后，李壁评诗论艺，最常用的手法是比较。这种方法最为便捷。他常常站在某一点上，将思维发散出去，从不同的角度，寻找合适的参照物，对荆公诗的艺术特色做出最具体、最直接和最鲜明的把握。他拿来作为参照的诗人涵盖了庾信、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刘长卿、刘禹锡、杜鹏、方干、罗隐、欧阳修、苏轼、陈与义等人。或者指出他们的作品与荆公诗同为佳作，如《明妃曲其一》注云“乐天相关诗作语意亦佳”，《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因亦作两篇其二》注曰“公此诗体制，颇类欧公巫山高，皆一代之杰作”；或指出它们与荆公诗虽内涵不同但俱臻妙境，如《和吴冲卿鸦树石屏》注云“子美诗意与公虽异，而皆佳作”，《葛溪驿》注比较了王、刘、李三人之诗，指出其“意不同而俱妙”；或通过比较，看出荆公诗技艺的高超，如《除夜寄舍弟》注云“观公此作，则觉方干语为繁矣”，《次韵答平甫》注云“（唐人诗）比公格为凡”，《暮春》注引杜鹏诗，云“鹏意亦类此，但比公语为简耳”^②。类似的比较还出现在《两马齿俱壮》《寓言其十四》《书会别亭》《欲归》《初憩和州》《陪友人中秋赏月》《萧然》《寄蔡天启》《寄题修广明碧轩》《咏月三首其三》《次韵杏花三首其一》《寄育王大觉禅师》等诗中，此不一一列举。

这些谈诗论艺的吉光片羽,跳跃、穿梭在不同的时代、诗人和诗歌之间,提升了诗注的艺术趣味,增加了诗注的弹性,也给原本呆板、生硬、枯燥的诗歌笺注注入了活力。

注释:

- ① 本文所依据的版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出版的日本蓬左文库藏本(朝鲜活字本)《王荆文公诗李壁注》。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推出了此版本的点校本,然书名稍有变更,题作《王荆文公诗笺注》。
- ② 按:李壁注云:“杜鹏‘侵阶草色连朝雨,满地梨花昨夜风’意亦类此,但比公语为简耳。”查此句出自《寒食山馆书情》一诗,在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周弼《三体唐诗》等书中,

此诗作者皆作“来鹏”,《全唐诗》亦云“来鹄,一作来鹏”,惟李壁作“杜鹏”,似误。

参考文献:

- [1] 吴大顺. 欧阳修转益多师及诗风渊源[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5(1): 131-132.
- [2] 吴曾. 能改斋漫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279.
- [3] 邵博. 邵氏闻见后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45.
- [4] 李壁. 王荆文公诗笺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637.
- [5] 钱锺书. 谈艺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6] 巩本栋. 论《王荆文公诗李壁注》[J]. 文学遗产, 2009(1): 76.

Two Aspects of *Li Bi's Notes and Commentary on Poems of Wang Anshi*

LI Xiaol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School of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College, Fuyang 236041, China)

Abstract: *Li Bi's Notes and Commentary on Poems of Wang Anshi*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ng Dynasty's poetry notes. The academic underestimated the value of Li Bi's argument of artistic stage. On the one hand, Li Bi had realized Wang Anshi's learning from Han Yu's poetry which especially should not be ignored. On the other hand, Li Bi paid attention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art of poetry besides meanings. He quoted lots of words of Song Dynasty's *Shi Hua*, pointed out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Wang Anshi's poetry in few words, which obviously promoted the taste of poetry notes and added elasticity and vigor to the original text.

Key Words: *Li Bi's Notes and Commentary on Poems of Wang Anshi*; Wang Anshi; Li Bi; the Notes on Poems; *Shi Hua*

[编辑: 汪晓]